



九華集卷八

表

賀太上皇禪位表

儲神淵默顧黃屋之非心牧已謙虛昇青宮而嗣德慶
 闕宗社歡動臣民申賀伏以振古獨高二帝為大有唐
 共述三宗最賢然猶遜位於垂耄之年亦見推功於多
 難之際聖賢襲迹今古一途未有再造四方已布惟清
 之化中興三紀備恢經遠之謀忽見機於百慮之先旋
 脫屣於萬幾之外推天神筮垂世成規實祖宗有以相

宋

員興宗

撰



之雖堯舜何以此恭惟太上皇帝道參化育識照機
微久矣旋轉乾坤抱神欲靜超然收視返聽與天為徒
獨淵謀無紳笏之干故至斷不著龜而決特興盛節益
壯丕圖而臣某遠導恩言久塵法從覩昌期而自慶贊
負美而無階神人無功道自昭於簡冊大德必壽年有
永於岡陵

代賀皇上即位表

體乾之造膺景運以嗣興如日之升融至仁而畢照鴻
稱久正海寓交歡中賀伏以考古驗今惟聖作則本祖
宗之家法下陋漢唐敦父子之至情自為堯舜禮極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寧之際民歸靜一之中曠世莫聞惟天有相恭惟皇帝
陛下外昭信順內奮英明昔青宮屢廣於仁聲蓋黔首
常蒙其陰賜果符祕筮肅紹洪基大橫庚庚九廟已光
於龜兆休期復復兩河將入於輿圖臣某久綴從班遠
分使指接千歲之統今幸見於隆平奉萬年之觴尚阻
陪於下列

擬虞丞相謝轉官表

右臣言伏蒙聖慈以會要成書宣麻進臣官秩已具辭
免不允者遵聖制以定羣心既昭大訓貪天功以為已
力恐累公朝退度義以未安雖成命而宜改僭踰斯甚

慙負敢勝伏念臣出自寒鄉用緣末技顧輔贊彌縫之
久曠豈討論潤色之可能念天下本在朝廷宜守爾典
況當今務行故事敢蹈匪彝編摩分命于羣工緒正實
資於帝力雍容垂裕俯仰成書士方誦說以欣愉世亦
驚嗟其神速豈期膚學首玷寵光雖悉上送官獲終寅
奉而因人成事其敢言勞願收增秩之榮以對揚廷之
誤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至鑒深察備官庶無過予之嫌
俾遂少安之請雖為國立經陳紀之故多聚此書然使
臣量力度德而行敢蒙大造臣之願也天實圖之

擬丞相轉官表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臣伏奉制命除某官仍斷來章者樞要之司任極榮於
西府桑榆之晚俾收效于東隅雖曰久遷要為非據中
謝竊以昔我高后無競維人凡叅基命宥密之間必取
宏大靖重之器建隆而復惟曹彬趙普之元勳慶厯已
來有杜衍韓琦之故事是壯猷之元老故國人皆曰賢
主素信則功易成德有餘而民自定用之云久聲誰與
偕況今當責實之朝固難以徇人而授而臣本寒素累
冒寵榮雖常力報君父之知每退自慙才力之淺昔參
機政愧無絲髮之微勞頻致怨憎遂覽風濤之可畏積
憂以去為幸則多豈期申命於九天復使聯輝於兩地

趨踰更甚報塞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務在急賢人
非求備以國本根之為慮故時簪履之不遺謂奔奔走
驅馳勞亦甚久憐臣造次顛沛心實無邪猥下優恩致
茲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課不能無知名無勇功敢
紹芳於前哲不泄邇不忘遠期默贊於神謨

策問

擬南省策問一道

問商之學號瞽宗學之中誰云樂之不必窮有司於
樂疑諸君其析之考韶器益稷備音獨不見土竟何
謂那之章祀成湯金石竹革奚四音之是揚也周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瞽合乎祖金絲匏土奚四音之不舉也周之祭不用
商或曰祭也尚柔商也剛不幾乎聲之虧一乎宮有
變宮徵有變徵或曰武王伐紂也律如是不幾乎聲
之行二乎金石以重尚細聲瓦絲尚大以其輕匏竹
革木無所尚焉得平磬以泗濱簫以豳琴琴以雲和
以龍門以空桑貴產也音何如其為良女媧之笙簧
叔之磬垂之鐘魯用之以其人之制也工工也與安
考諸夏有九成廷堅治之商九九韶伊摯制之周有
九夏文公第之或曰其夏獲武之別名也或曰樂歌
章云爾則未知其孰是師一論遺聲也五帝安知其

商是三代安知其齊是八伯之所制傳書者何考焉
八能之所作釋禮者奚取旃曰燕曰縵曰散曰愷曰
夷周所作秦漢而下沿之更之音奚若也鍾變而律
黃命倫律變而準漢君明準變而通梁之武三者和
聲將安取漢初制氏紀鏗鏘杜氏在魏古雅昌荀公
新律阮公妙達俱在晉祖君張君旋宮調鍾皆在唐
合羣才而方州鳩子野之徒與非與今日郊焉奏廟
焉作而抑而揚而清而濁願稽英莖以來而商摧幸
勿謝曰我所達者樂之化我所遺者樂之常斯末也
盍扣雲門生二舞郎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南試策問一道

問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政政也者有善敗焉者也
有得失焉者也得失善敗見乎迹而志乎言言也志
於是世也稽於是夫然之謂史史弗良于言弗得于
史也史乎史乎其容有病焉者乎大道不伸不自孔
氏諸子秉非其筆矣甚非春秋之故也政以是晦史
以是難幸也漢氏之興遷固躬焉知而好之好而述
之世掌斯事本本元元其心庶幾哉其法欲有以自
然而譏者評者謂之抵牾謂之剝易剝易謂之進姦
雄謂之賤死節謂之易編年而病聖法諸儒之固也

亦猶固之譏遷也不有斥焉則有疑焉孰是人斯博
極斯至猶然而斯戾也下於二子若范氏陳氏才之
不遷而學之不固也其誰能任之嘻其甚矣史之難
也至於晉宋齊梁後魏後周有隋有唐之書誕謾顛
倒載筆至此非史實亡人亡之也為其甚則日流以
訛併與述作之體而亡之吾嘗千載研覈為之盡心
焉適生云死適死云生其事臧其人吉而敢以戾書
其事戾其人不肖而敢以善書書於紀則傳不見見
於傳則紀不知人其人未必其事也志其事未必其
人事有若崖鏡冢刻之詞有若稗官諧志荒忽怪微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論斯亦可以削之矣而亦不削也故因誣而誣則
誣益甚因惑益惑則惑不解至于日月也山川也姓
氏也風俗之變也俄而自志則俄而自叛矣如此而
史何史之與有嘻其甚矣史之哀也史哀且難此其
十數至其他詭聖傷道則又百之矣是不可不詳其
故也豈遷固典定本有先撥而枝葉害歟不然晉隋
以次諸史寢微寢壞何為安受其燼何亦莫之革也
唐劉子曰有學無才無識不可為史先儒曾子曰有
明道之志然後可以任史也彼遷固於此誼或未有
合果盡合矣乎其卒不合者凡幾合而異乎後史者

幾何晉宋諸子譎然荒惑矣萬有合此者乎無也是
又不可不詳其故也雖然日月出而燭火熄王猷著
而萬目覩彼衆史之此言也久將一變也聖有作焉
新之矣於是為盛恭惟邇者宸訓丁寧畢三朝奕葉
之冊進大上緝熙之典文武神聖無前之蹟皆聚此
書矣帝王之美煌煌充滿所謂天地莫量也諸史何
等可望諸儒何等可窺乎彼晉隋流蕩佞史頻頻濁
亂統紀如前所云二三子盍亦鑑於彼而頌於此是
乃揚巨麗而章至尊也茲事體大豈惟動流億年抑
亦嗣三典踵墳索使難者易哀者興於是乎在其無隱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擬策問二道

問民之事莫先於農禮之經莫重於祭昔之先王親
於南郊躬帝籍以為民先以事天地神祇以供粢盛
醴酪勸力穡而敦本業蓋此道素行也自周宣不籍
千畝而先王之典制不復見其髣髴宋興以來聖聖
相承明道中嘗行是禮矣然籍於東郊神位未正神
考明睿果斷徙於國南規摹宏遠然未遑三推之禮
睿聖嗣興紹述先猷勸農之意形於詔旨孝悌之至
通於神明禮詳樂備莫盛於斯時籍於千畝遂詔禮
局議其制度矣則夫土膏興動之時協風將至之候

冕而朱紘之禮秉耒一墾之制莫不備講將新一代
之盛典之不揚烈聖之宏休矣制度文采考古而宜
於今者請試陳之
問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自諸侯卿大夫而下其數
相降以兩是以天子之七人固嘗在列矣然諸侯之
有國卿大夫之有家諍臣言未之聞焉況父有諍子
士有諍友者乎豈夫子徒垂之空言歟抑有國家者
置之而不講歟何以未聞也然則諸侯之諍臣與夫
士之諍友父之諍子其施設如何必班班然見於傳
其精忠義氣應有可言者願聞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策彭州學生私試一道

問太平之治非一日而致太平之功非一日而成以
詩考之言太平者五稱太平之君子者二厥道何由
宋興以來聰明齊聖之君六七作夫聖神在御繼志
述事治具畢張天下安於覆盂夷狄畏威而遠遁澤
臻草木鳥獸魚鱉咸若諸福之物可致之詳莫不畢
至茲非太平之時歟世治而禮詳功成而樂備搢紳
先生之薦頌扶杖黃髮之獻言登禮中嶽泥金泰山
茲非太平之會歟然則太平之驗如此而古之人且
曰太平無象何也願聞國家所以致太平之效與夫

古之人所謂無象之說詳著于篇將以考覽

策問二道

問史有十類曰偏記曰小錄曰逸事曰瑣言曰羣書曰家史曰別傳曰雜記曰紀書曰都邑簿如山陽公之記蒯氏之雋永姚公後畧陸賈新語此偏記者也蕭氏懷舊志盧子知己傳戴逵竹林之書漢末英雄之記此小錄者也顧協之瑣語謝綽之拾遺和嶠之紀年葛洪之雜記此所以竄夫逸事而勿敢逸者也世說說晉臣之世也林衆也謂之語林記衆語也藪聚也謂之談藪此瑣言之可尚而不敢遺者也其次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羣書不徒目也紀蓋部曰蓋部耆舊紀汝南曰汝南先賢紀會稽曰會稽非故私之也亦不忘本也其次為家史譜其家者也揚雄之家牒商恭之世傳孫氏之語紀陸家之系歷非竊是名也所以重祖也若夫別傳雜記之類以次皆有法式自時作之更唱迭和不可謂無統主者也

問史之錄實錄也過實則誣失實則漫吾不知其為史也左氏簡以法遷固雖有法而不簡也遷固以次吾無得焉獨歐陽文忠之史史之巨擘者也觀其序云自開平終顯德凡幾年自河北放江南凡幾國自

梁祖至周帝凡幾戰及其言貫而不亂蓋其實錄也
吾猶有病焉夫文忠之史五代也有所謂忠臣傳者
孔子志春秋及周不及夏商春秋周志也是以夏商
無與焉本紀五代而及唐無乃與春秋異旨乎五代
有所謂雜傳有所謂傳士二其行固雜矣宜文忠之
病此也必不得已吾以漢唐為正其臣且未正也吾
姑以正名之五代吾所取正也而曰雜傳曰傳何也
先儒謂馮道蓋有道者依世寓迹者也而文忠醜之
夫為史而貶有道者以不正為正者以其事為實錄
者非漫則漫矣文忠儒宗豈誣漫者乎抑傳之失其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真乎或真矣有不可言有不可測願有以告之

九華集卷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九華集卷九

宋 員興宗 撰

策

館職策

夫世所謂三代者聖人有稽焉非聖人之私志也三代之英信可志也蓋三代之英修身以道修道以教教出乎身而加乎民而復乎本何以謂之本入事親出事君是也何以謂之教事親孝事君廉是也教本既立天下雖有高世之智絕倫之勇難角之技亦無得而加焉誠以此道素立此教素具故也雖三代之英猶曰未也恐

教意之無漸也故我之訓治命族師書其孝弟閭胥書其敬敏州長書其德行恐教意之未徹也故我之用人自升于家而後鄉自升于鄉而後國恐教意之未成也故我之士至于小臣有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三代之英教意惓惓如此其至也少則習焉長則安焉彼為孝則盡子道彼為廉則盡臣道兩者備矣然後人倫正人倫正然後百行正百行正則遠近胥化莫有不出於正矣此其所以為治也當是時雖不以孝設科孝在其中矣雖不以廉設科廉在其中矣傳曰入則視王膳出則輔王化周公其人也周公知敬其親者乃知敬其身者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也天下化周公之風六行之教三物之賓天下盡歸孝之實矣于斯時也天下之士出恭入敬非獨周公也人而師周公也傳曰一介不取一介不予伯夷其人也天下化伯夷之風薄夫不貪鄙夫益敦天下盡稽廉之實矣于斯時也天下之士知取知予非獨伯夷也人人而師伯夷也夫以人人而師周公人人而師伯夷三代之士孝亦安行也廉亦安行也亦既有所本矣非惟二臣為然也大戴記曰文王內觀民務父子觀其孝慈壯觀廉潔勝其私也淵源以是風俗烏得不厚冠紳烏得不正教本之行信可志也逮夫周道世衰南陔之義日

以感北風之思日以忘所可道者皆言之醜也列國豪士脫于父母之懷趨于名利之域去親者類亡其親甚乎弓人之忘其弓也行行然恣於繩墨之外不任於齊則官於楚不嚙其母臂而去衛則射其父命而奔吳其心如此其事如此其孝安在哉至於白華之作則欲為蔽伐檀之刺則貪為蔽且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惠不知當時士大夫何以自名也觀其動結駟聯鞅之徒舒埤闔談天之舌使是身之靡於利猶衆草之靡於風揚揚然昌於貨賄之塗盜金則不恐盜帛則不愧不一見而望賜璧則再見而望上卿其心如此其節如此其廉安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在哉且列國去三代至不遠也大夫士至不竭也亦何繆戾而至於是其不逮之甚也大抵天下之士莫不有性亦莫不有情情非制度則不節性非教化則不成教成矣其孝無有不立制節矣其廉無有不具愚未聞水寒而冰不寒表端而影不端上善而下不善也彼三代如此而列國亡此是以如此其異也苟能益充其道益開其途篤行不難招三代不難及至治不難復事在彊勉而已矣恭惟國家歷聖相授繼繼承承政所先者教教所因者本是以二百年餘薄海內外至於不令而行不言而化豈盡憑三尺哉勸導雍容之力也在太祖

時則有若王昭素以德行名在太宗時則有若劉溫叟
以至孝顯在真宗仁宗之世种放李用章之徒載母授
徒奉親偕隱俱見錄用若旌清介之吏嚴貪墨之禁祖
宗號令無歲無之民德歸厚有自來矣今主上躬于舜
孝以風四方參以周教同符三代上稽祖宗之意外可
在列之請察廉之詔分明懇切執事推廣上意詢以孝
廉之設興何所成廢何所由愚謂自周而下歷漢至唐
欲觀一世之治亂當察是科之興廢治莫不興興必有
所成也亂莫不廢廢必有所由也桓公之為齊區區之
國耳嘗以得士為悅非以齊為悅也正月之吉布令于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鄉桓公親問焉曰子之鄉有慈孝父母發聞閭里者有
則必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子之鄉有廉謹論慈
使民以勸者有則必以升有而不以升謂之亡選桓公
之伯雖非一事求伯之始莫大於此是尚孝廉之本旨
也況欲為天下者哉及漢之初嚴設是科其所以教人
與其所以出令大抵導人以行則無不得拘人以辭則
無不失蓋行先實而不浮辭多虛而易惑勸士以言其
勸已淺勵士以行其誰自欺故漢武有罷黜百家之實
光武有首用卓行之實士皆從而化之非化虛名也行
既已修科既已設有司又加之以簡拔又重之以薦進

又第之以甲乙中世規模漢為休美蓋擇其行則實者無不應應者無不實命其職則所舉即所用所用即所舉是以此科一設賢才輩出此則興之所以成也至於和順之後流為魏晉之末文制雖存不辨名實不嚴格法才者不得進行者不得伸選用混雜衆多輕進當時之謗者曰舉孝廉濁如泥夫水至潔而清泥至濁而汙今指孝廉請公並於汙濁之物衣冠之道一旦化此甚可悲也故因循至唐楊綰有議旋舉旋停建中有令一議一寢慮有此弊豈獨罷於章帝哉此則廢之所由也執事又謂前世之君其為孰得夫教者士民之基也人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情者聖王之田也基厚則田不薄矣矯人情而教之則無往而當順人情而導之則無往而不當人情莫不欲事親聖人必有以勉之莫不欲自君聖人必有以勸之世有弗孝弗廉者豈其心之所欲哉流於習而不自知也既不自謹其習則猖狂于家汙墨于吏今有人焉陰抵是過或人以古之孝廉者語曰彼人也汝亦人也彼能廉而汝不能也彼躬孝而汝不躬也曷若革汝之穢習而效古人矣乎聞者於此不赧然見于面則勃然見于色矣何者弗孝弗廉之名天下之所共避也聖人是以致其孝意而起其愧心使天下庸庸之士知愛其親

常甚於愛孝之名知尊其君常甚於尊廉之實則凡被德教者家曾子而戶儀休矣此前世之君所以經心也觀漢之詔令丁寧郡國砥礪多士不舉孝者為不奉詔不察廉者為不勝任勸善之意切矣宜乎溫舒之才王吉之諫京房之術師丹之議寬饒之勇於是出焉漢之得人雖以數路此路最精也是前世之君設科之有得者也若夫論事之臣則黃瓊增置四科之說賈之庠序推選之說亦宜在所擇也議者又病率以口則恐其違限以年則恐其拘課牋奏則恐其煩專儒雅則恐其偏如是皆慮之深者也且人才之不齊猶地產之不齊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地之所產彼有則此無此豐則彼殺善治賦者辨其土宜因其所產責其所賦則地力不窮矣今漢取孝廉乃欲計其口而取士是猶欲混其地而責產也豈理也哉自郡國口二十萬歲舉其一邊郡口一十萬亦舉其一總之百萬則歲舉五人邊郡又少加焉是則丁鴻之說也鴻陋於識故昧於詞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遽無人乎乃欲計口百萬而進五士二十萬而進一士何其狹也此率口之議似未可用也傳曰少成若天性人少而成也則是天與之也驥之生也墮地則馳鷹之生也暴翼則飛彼物之神駿歲月有不待也觀左

雄之議迺欲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甚矣雄之陋也可以人而不如鷹驥乎當時胡廣之論從而非之郭虔之奏從而排之以為選舉當不拘年任才當不拘制甘竒著用不待強仕也終賈揚聲亦在弱冠也足以箴雄之膏肓矣不然則終徇雄議計析毫釐上下顧望年齒參差士亦淪棄愚恐項橐不得為聖師顏淵不得為聖友矣此限年之制似未可用也志曰身教者從言教者違常人之情溺於所愛憚於所難文辭者衆所共愛德義者士所最難是古人於此權其難易信以取人虛辭無實未必用樸詞當理未必為託儒自飾未必智木強有守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未必愚觀其幾微惟善所善故真孝無所隱真廉無所遁上下無所憾矣愚謂文吏課牋奏之說有不必課也恐長虛詞故也儒雅專誦習之說有不必專也恐溺虛名故也苟若好夸斂譽之徒屑屑牋奏誦習之間求之輕浮聽之失實尚其辭則或遺其可重之行違其行則或舉其可棄之人取士如斯竟亦何賴胡廣曰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張衡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兩人之意所謂崇本以抑末蓋欲先示人以不可欺之行則舉者亦不敢為自欺之人其待漢士最不淺矣彼兩人非以口舌為能者也此儒術牋奏似亦不可專

用夫以四者俱未可用若世治欲伸而行之莫若反本而示之使之行在言前識在令外足矣或者難曰治世不以道便國不法古一張一弛與時宜之一損一益與世通之井田肉刑此周制也漢不能行者非不欲行也勢不可也夫漢已不可行周制後世乃欲行漢制乎故取士之法自辟舉而為孝廉自孝廉而更四科自四科而更中正自中正而更門第自門第而更進士自進士而增諸科名非一也利亦非一又何古之拘况又豪俊之士才滿天下尚多有人晉所舉者或子或讎齊所舉者或販或盜范文子所用七十家者皆貧賤而居莞庫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者也若一依是科然後選舉此曹將安所歸不知豪智之姿能執筆而興廉能廬墓而興孝乎此殆不原天下之情故徇一切之議未可信也愚謂不然彼或者紛紛之論所欲尚者才也國家所宜尚者德也且德與才異而世不察才勝德者止踰於衆人德勝才者遂進為君子世有進士有門蔭有諸科大抵取其文辭之治世習之專動以才勝也素德隱行間有遺者是孝廉之所從講也若夫豪俊之士則非一科目所維繫也蓋世有善為漁者知得漁非一目之網也設衆網則無漏魚善取士者知得士非一科之力也張衆科則無遺士誠使衆

科備於外孝廉察於內何為不可哉雖然愚謂大慮慮不止此朝廷設科以籠韋布網紀在是愚既議之矣有大科目可以網紀百官者其敢不議乎近世中書之務類百司百司之務類郡縣且宰相之職進退百官者也今以簿書期務為故間有奇傑之士禁不得伸問之何由則曰彼格之當然也且動如格法一吏部郎事耳進退百官望實俱採道揆者之所為也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已下身不得擇不敢就職况職宰相且漠然者哉主上天目清明臨照在上必能委任大臣大臣亦宜自信事君以人有不可後何直為是凜凜也非特此也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大將之職陞黜偏裨者也古者一將死則一將生衛霍之門率多列侯子儀之門盡出顯校即其事也近世不然大將嫉偏裨偏裨嫉士卒有功則不奏既奏亦不實私其與皂私其子弟是以大將一死則四顧茫然無復威譽在人耳目私門之託豈不負哉遇風塵之警則亦望風顧避而已監司之職按察僚吏者也進退既公人自寡過苟私好惡則私喜怒私喜怒則私發摘故近世諸路所繩治者或其無辜所當治者或以倖免此大將監司自紊其科目者也然則士夫所當切議豈獨孝廉一事哉昔漢世朝廷有大政必下公卿博士議公卿議

善則舍博士而從公卿博士議善則舍公卿而從博士
彼博士者秩六百石耳乃得預漢大議何也以其議論
通古今巍然動衆心也故元朔之詔曰今執事不興孝
不舉廉其與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也然則欲舉孝廉
而詢及博士所從來遠矣今愚待罪太學秩次博士聖
天子不以不肖俾執事躬而策之是以不諱有司不隱
理道庶幾博士之責塞矣區區非獨求干執事之聽借
此而干天聽也注而思之舉而行之社稷幸甚天下幸
甚

忠質文之治策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聖人為萬世慮後世為一時慮萬世之慮何慮也慮治
體也昔者愚出入有虞之書愚悅之退而求舜之心稽
舜之道而得舜之政彼其起深山而坐致無為何慮深
也意者以道寓政以政厚下天下後世至治之體雖欲
不師舜吾恐無如舜之可師也當時稷契臯夔之徒與
我共理者其政所可為都為俞其政所否為吁為咈聲
嗟氣歎充滿天下者忠厚氣也五典從則百姓有以親
我四門賓則諸侯有以順我讒說殄行既聖之則舉世
無以惑我傳稱其無為恭己正南面而已此至質之體
也是以忠質之意已默寓于舜非獨善其身其善天下

蓋不少也然則舜之治體正於忠質而已乎恐不止于忠質已也觀其雍容廟堂造次顛沛之間則有盡于文而不自己者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時則有欽天之文類帝格祖柴望巡狩時則有祭五祀之文五瑞五玉三帛二死一死贄侯射車服時則有尚賢之文六律五聲八音繪服章十有二時則有禮樂之文其政綢繆委曲節文如此又何文之美也嗚呼求舜之政已默具忠質文之體然後世諸儒不以三者之名天下亦不以三者名之何也蓋元氣兼陰陽而元氣未可指以陰陽名也舜政兼忠質文而舜政未可指以忠質文名也猗歟此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所以高視天下而獨冠也哉舜之後降帝而王其出于政也曉然宜天下顯然而名之也禹之為天下也不矜不伐不侈大于宮室飲食之間此何為也哉忠之體也天下于是名之以忠湯之為天下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敦厚謹重見于政者翼翼其未已也此何為也哉質之義也天下于是名之以質若夫文武周公之為周微而著詳而盡錯出而不亂宗國五十三吾封之建官三百六十吾用之禮經三百曲禮三千吾制之其意若曰經緯在我者也一不備則後世其鄙野我乎此文之義也天下于是名之以文夫以三王之異世忠質文之

異尚仰觀唐虞則不足俯視後世則有餘故一體明一代治後世何可不講也奈何戰國之後天下之政體如狂瀾之一奔未易東也人皆為一時慮何暇慮後世哉西京之主尚寬易其弊則諛東京之世尚苦節其弊則許高帝大度豁達文帝寬大長者至于天下末流之弊白黑不分公孫子張禹孔光之徒低回以苟延歲月漢緩急不可望也俗諛日甚漢日危尚寬易之弊可不悲哉光武登庸卓行明帝察慧自高遂使末習之過三君八顧之徒鼓動朝野力為驚世絕俗之行矯異甚矣俗許日甚東京日衰尚苦節之弊一至此哉然兩漢所尚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之過值明王則猶可以振起若夫三國尚詐晉尚浮虛元魏尚夷齊尚兵梁尚空寂陳陋而隋奢無足疏舉者彼其擬兩漢猶且抱愧若稱之三代之時吾知其色羞也哉恭惟國家祖功宗德接千載之統紀固足以配舜而軼三代創業于開寶繼志于雍熙休息于咸平景德隆盛于嘉祐治平既以忠厚惠民愛物復以制度澤天下此盛德世也肆我主上振中興之運體優裕之政躬禮樂之事亦既薰民耳目矣邇者省賦以息民力農以厚下鄉飲以勵俗賞罰以別淑慝皆執事所謂典章明煥風俗醇厚之際也夫風俗純厚則忠質陶民心典章

明煥則文物格民心即默具忠質文之意諸儒未可輕
名之也異時致無為之治比德上古何如哉曰宜莫如
舜

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

學者有公患患于好惡先萌其心是心一萌挾私智以
求道漸蔽于外而忘其真嗚呼好惡真足以蔽學者哉
昔者荀卿好子弓而不好孟子揚雄好孟子而不好荀
卿韓愈好荀揚後于王通而不言通則不好也愈之後
見于書者則又有不好愈者焉今夫鄉曲之士更千萬
人以一能稱一藝名其相待也猶不相忽况如卿如雄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如通如愈天下病無斯人也天下而有斯人宜如何以
相好今乃不相悅如是哉甚矣好惡之蔽心也妄指干
金為瓦缶則人皆不信彼數子之道皆相合于孔門其
可以相輕乎向使數子之道綽其心如吾夫子曲折為
道問萇弘問郟子彼道雖不及已問之不卹也則必能
抑六經黜百子以全天地至一之氣是無他也好惡外
忘則道真內白矣昔者國家右文之盛蜀學如蘇氏洛
學如程氏臨川如王氏皆以所長經緯吾道務鳴其善
鳴者也程師友于康節邵公蘇師友于參政歐陽公王
同志于南豐曾公考其淵源皆有所長不可廢也然學

者好惡入乎彼則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好惡所以萌其心者蘇學長于經濟洛學長于性理臨川學長于名數誠能通三而貫一明性理以辨名數充經為濟則孔氏之道滿門矣豈不休哉惟聖天子深知其蔽是以破學者好惡之心而盡除其禁使惟是之從惟道之明學者之幸也抑嘗有楚人修第之說聞執事者乎楚人之子有第二區長則甲所建次則乙所建規模不同而歲久將敝或曰不必憂也君宜合二第可用之材併而為一區若居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也今蘇程王之學未必盡善未必盡非執一而非一是以壞易壞宜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合三家之長以出一道使歸于大公至正即楚人合二第之義也執事學識淵奧必有折衷于斯矣

孔子生死策

古書之真偽是非其相半乎其說有所不可信而諸儒有所不敢廢蓋從其不可信而廢之天下之書不勝其廢矣是故君子于此不廢也而况聖人生死之際其道神其經存萬世輕重之繫歟昔者愚聞之梁臧孝緒曰孔子以庚子生孝緒似焉後卒以儒自鳴雖不敢擬夫子而生乎夫子之日何其類也况夫子以庚子生其事見于書乎愚有以知夫子之生之異也吾觀孝經傳曰

孔子之卒魯麟至焉百獸號焉雖不足以兆夫子之亡而亦其異也而况夫子之死且志于經乎愚有以知夫子之死之怪也夫子之生如此之異也死如此之怪也非若巫瞽幻誕恍惚其不經也蓋夫子為人且聖于人豈死生不異人乎哉茲承執事以孔子生死之說執三傳之所以失愚請列之執事以折諸理其事雖若不可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春秋之書魯書也而諸儒以為仲尼之書也獲麟之前孔子之生仲尼不書于經仲尼如自書其生仲尼乃自私邪故經之不書孔子生左氏解經耳亦安得而書之獲麟之後左氏所續之經也董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仲舒曰左氏續經以宗聖人為事不書其師之卒則孟子所謂子背子之師也左氏安得不書其卒乎此左氏不可廢也公穀之傳傳乎經也仲尼絕筆則無經無經則二子無解也公穀後經二年獨書其卒不幾于贅乎公穀之不書卒則傳體也此公穀不可廢也故左氏書其卒公穀書其生其得經傳之體乎傳所以尊經尊經必有以貴之書子貴之至也續經所以尚法尚法則必有以嚴之死書名嚴之至也此三傳雖若不可信亦不可廢也何休曰是歲己邠尊之故詳之穀書日不書月豈十月乎蓋穀梁不詳其月因不書月則其謹也虞翻

謂春秋凡不書月其事不詳也穀梁豈亦不詳其事乎
王肅謂中月則月中也鄭玄謂中月者踰月也意者生
于是月中如王說乎或者如鄭說死于踰月未可知也
此穀梁又不可廢也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五月十
二日己丑必有一誤夫古書如是蓋多矣堯以甲申生
辛巳死皇覽曰非辛巳乃辛未也舜以甲子生癸亥死
皇甫謐曰非癸亥乃癸卯也堯舜如是安知仲尼終以
乙丑非己丑乎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為此事也此又
杜預之言不可廢也太史遷曰韋編三絕計夫子之年
則六十三之後七十三之前蓋云老矣夫孔子五十以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學易韋編之遲甚可怪也凡遷之說不可信有端矣書
曰舜三十登庸遷曰舜五十登用耳秦之謚曰穆公遷
曰非穆乃繆也不知舜之年秦之謚安知孔子繫易之
時乎雖然聖人有取于太史或有牴牾其他實錄也此
其說雖不可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孔子生死之說古
書之不偽有所不可信而愚不敢廢者蓋互見其得失
雖存之無傷也韓退之自謂識古書之真偽雖不至焉
者白黑分矣幸得執事辯其白黑豈不盛歟

陳子昂韓退之策

國初深于道者其惟柳子乎開之自名曰吾將開天下

之耳目也明先王之道于時也一代之文開于今也故
柳之文一傳而為穆修穆修傳于尹洙尹洙傳于先政
歐陽公人知者以古文非柳倡之實肇于歐陽不知歐
陽之本承于柳也斯亦善原文哉夫唐之文亦猶是也
所謂歐陽則韓愈似之所謂柳氏則子昂似之文傳太
原盧藏用藏用傳蘇源明源明則退之所師友也不
知者以退之倡古文于唐知者以為無陳而無以為之
也故其言非苟也為可傳也其道非妄也為可繼也故
盧藏用曰道喪百五歲而起子昂其此之謂歟雖然君
子獨行則無徒也獨唱則無和也其後善繼則退之之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力也故杜牧曰唐三百歲而有退之其此之謂與蓋嘗
辯之學正則識正識正則文無往而不正也故子昂貽
夷碣為辯議之正徐君之議為箋表之正神鳳之章為
辭章之正其感遇則正于詩者也蓋子昂之文惟正則
取不正不學也然則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
之亦畏之蓋嘗曰唐興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白
皆其善鳴者此之謂也雖兩君之才縱橫顛倒而卒亦
可貶何者以其才可窮也退之窮于識子昂窮于權窮
于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窮于權其弊也處之不智講之
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處之不智故不死于國

而死于下吏也嗚呼通于大道而識進退存亡者惟三代之英歟二子何預焉

九華集卷九

東武劉燕庭氏校鈔



